

國難期間民族主義的檢討



0693.0  
333



3 1799 4979 1

## 國難期間民族主義的檢討

黨員陳子彰

我們的國家民族，從九一八到現在，已有四年數月之久了。在這幾年當中，我們每天看見報上，如何如何復興民族？如何如何解救國難？這種記載，可以說幾無一日間斷；足見我們民族是「忍辱含垢」，「臥薪嘗胆」的在那裏苦幹。準備着復興民族，挽救國難，是毫無疑義的。因此救國的聲浪，愈喊愈高，彌滿了全國，這可說是普遍的現象。而救國的方法，也因之愈演愈奇，幾無不至，甚至於電影救國，戲劇救國，連商家出彩票也可以救國。依此而言：凡與人類社會生活絲絲有關係的事物，就都含有曲解救國的因素。可是這種「緩不濟急」的救國號召：和這種準備「頭痛醫脚」的救法，直將國家越救而救得不可救了。這是我們多麼痛心的事啊！我們可拿現在的國難現象，與九一八後初期的現象，作一比較，我們就知道我們自己救國的程度，是救到什麼樣的地步。那末我們民族中這些自號爲救國的和有責任的份子，何不

捫心自問呢？將國家救的，對得起民族呢？還是對得起自己所說話呢？這都是我們民族份子應當自覺和猛省的地方。

我們民族現在所最關心的，不管是誰用何種好聽的救國名義來號召，更不問是誰用何種好聽的救國方式來救國，或者是能用幾年的時間計劃將國家民族救得起。但是我們急須要知道的？我們的國家，將來一定會救得起嗎？和我們的民族生存，一定能會保持得住嗎？可以說這是國難期間人人所引領盼望的態度和切心的觀念。

我覺得一個民族國家，其政體如有變遷，政權或屬於一人及多人，這都是歷史上程序演進的過程，對於民族的生存，尚不成一個重要的問題。充其量也不過是朝代的變遷——歷史上就有榜樣。假定一個民族國家，而被異族侵佔土地，奪執政權，蹂躪人民，戕害民族生命，——毒品的銷售。這真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關頭。如果整個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禍臨頭，我們似乎不應當再含有一點意氣和私心再事糾紛。就是一殺身成仁。一舍生取

義」，爲國家民族生存起見；也是君子應當「見義勇爲」的事情。現在我們的國家民族是到了一種什麼樣底田地？我們就不爲現在計？獨不爲將來計嗎？就不爲國家民族計？寧不爲個人千秋而後的留芳遺臭計嗎？倘若太史公再世，怎樣爲之着筆？這真是我們不得而解的啞謎。我們國家民族處在這樣的環境，實在是不樂意徒尙空談，也不樂意國事稍存意氣和執拗，更不樂意假公濟私的將民族元氣，消耗在鬪牆之鬪，這空談、意氣、和執拗，都可以促成我們民族的速亡，造成坐視華北淪於夷族的事實。

我們要認識清楚，日本對我們的策略，其目的是什麼？對我們侵略的步驟，是用何種方式？假定是將中日關係過去的事跡，作一清算，真是一筆爛賬。我們就是將最近的事實材料，拿來寫照，也是令人不寒而慄，最近的事實，什麼？：

一、堅持三原則——承認僞滿國，合作防共，消滅反日運動。

- 二、中國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——川越大使的使命。
- 三、華北的增兵及軍事防禦建築——日兵二千名到平檢閱。
- 四、走私問題——去年二萬萬一千多萬最近三星期六百萬（中央紀念週報告）
- 五、華北礦業的開發，鐵路的建築，走私商號的設立。
- 六、中國原料的改進與輸出。（中國原料日本工業，農品尤其是棉，得日紡公會的

函讀）

以上類似這樣事實的記載，每天揭開報紙，也不知有多少？真是令人「不忍卒讀」。日本之對於華北，簡直的是「如入無人境」任其自爲。那末這些自號爲救國的，和有救國的責任者，都到了那裏去了！難道說他們就不看報嗎？究竟是救國家，救民族，應當救些什麼事情？我想稍有天良的漢奸，也能激發一點愛國思想，先爲國家民族設法。我們再看最近日本廣田內閣的新國策：裏邊討論的要案，與中國有關係者：

- 一、中國鐵道建設之助成，及其他對華經濟提携之積極化方策。（同盟東

京二十一日電，六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）

## 二、在「滿」兵力擴充計劃案。

## 三、海軍國防補充五年計劃案。

其餘什麼貿易統制，農村社會政策，農業保險，電力統制，工業助成，義務教育，等等方案，雖未明顯的寫出與中國有聯帶的關係，至少可以說有一部份，是實施在「偽滿」或至於華北。

我們再看「偽滿」日本的治外法權撤銷，五百萬人口的殖民，土地自由買賣和佔有，僑民一切的權利自由，和東省的同胞一樣，——甚至於優越。（上海每日新聞）

這樣的事實，不但是已經證明日本所侵佔的土地視爲己有，同時在他計劃中，無饜的侵略，仍然是進迫不已，這種進迫是毫不顧中國的主權獨立，和國家民族的生存。也可以說是軍事政治經濟人口整個的衝鋒進攻，這樣的進攻是不是就是 總理在民族主義當中所講的人口、政治、經濟、三種壓迫

力，是三種大禍臨頭的猛進，這三種壓迫大禍是關係我們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。

總理說：

『此後中國民族，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，還可以支持一百年，如果兼受了政治力，和經濟力，的壓迫，就很難渡過十年。故在這十年之內，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。如果在這十年以內，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經濟力的壓迫，我們民族還可以和列強民族並存。如果政治力，和經濟力，的壓迫，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，我們的民族，便要被列強民族所消滅。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，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。故此中國的民族，同時受天然力，政治力，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，便見得中國民族地位非常危險。』

當總理說這話的時候，還不以為我們的國家民族，在這最短期內，而受日本帝國主義單獨的侵略和單獨的滅亡，以為在列強均勢之下，我們還能

支持一百年。預計在這百年之內，或十年當中，總理所領導的革命，訂出的方法，能來救我們的國家民族，使之能獨立自由平等而與世界列強有同等的地位。不意總理逝世了，這革命大業，已囑托本黨全體同志，而現在革命的事業，不但沒有成功，反而這革命的對象，更加嚴重。外來的三種壓迫力，更雙管齊下，以致到了現在所謂「國難」。細尋總理前段的教訓，要解脫三種壓迫力，重在方法，換言之，國難的應付如果得法，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存，尚可渡過難關。如果解脫的不得法？雖然也是抱着救國家救民族的熱血，也恐怕是將我們的國家民族弄到了同歸於盡。所以我們在這國難四年多的當中，雖然不知道救國的方法是如何？而只看見的事實，是華北半於沉淪，還是誰也不能掩飾的。那末我們以後，還不急於懸岸勒馬的猛省嗎？摒除自私自利的執拗嗎？放棄唯狹唯小的意氣嗎？奉行救國救民的本黨主義嗎？恢復提心吊胆的民族地位嗎？如果依然是各執己見，趨於極端，那末恐怕就不幸而言中 總理所說的——就很難渡過十年。雖然是說的好聽——爲國家、



爲民族、也恐怕無濟於實際。逃不了是千古的民族罪人。

但是我們說到解脫國難的方法：也似乎不必獨出心才，關於這層，總理也有一段誥誡，不過是要看我們同志運用的如何？

總理說：

『這三件大禍是已經臨頭了，我們自己便先要知道，自己知道這三件大禍臨頭，便要到處宣傳，使人人都知道亡國慘禍，中國是難逃於天地之間的。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禍臨頭，應該怎麼樣呢？俗話說：困獸猶鬥，逼到無可逃魚的時候，當要發奮起來，和敵人拼一死命。我們有了大禍臨頭，能鬥不能鬥呢？一定是能鬥的，但是要能鬥，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，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，才能奮鬥。所以我們提倡民族，便先要四萬萬人，都知道死期將至，知道了死期將至，困獸尙且要鬥，我們將死的民族，是要鬥不要鬥呢？』

當在東四省尙未淪亡的時候，華北尙未搖動的時候，日本尙未增兵華北

建築軍事工程的時候，經濟侵略，尙未明目張胆走私的時候。總理就已經

大聲疾呼的訓教——先要四萬萬人都知道死期將至，知道了死期將至，困獸尙且要鬥，我們將死的民族，是要鬥不要鬥呢？——現在我們的國難，比當時

總理說話的時候，何止增加幾倍的嚴重？可以說就是增加我們民族死期將至的幾倍成分。那末我們不是要鬥呢？不是要特別的鬥呢？還是「掩耳盜鈴」的來鬥啊！還是要「作繭自縛」的鬥啊！這都是我們每個民族分子應當來注意和研究的。因爲亡國是大衆的事情，民族死期，也是大衆的死期，我們知道死期將至，爲什麼不起來和敵人拼一死命？用副總理所示的「逼到無可逃免的時候當要奮發起來，和敵人拼一死命」，的精神和苦心。

總理負起了先知先覺的責任，召示我們民族發奮圖強，救亡圖存。是叫我們振刷精神，拚命的爲國家爲民族求獨立生存。然而我們奮鬥了沒有？奮鬥的方法，現在是做了沒有？我們是做到什麼程度了？我們奮鬥的方法和程度？是能和外國人拼一死命？拼命的時候？又能不能救我們的國家民族。

生。存。而。渡。此。死。期。？。若。不。拚。命。民。族。生。存。又。能。不。能。永。久。保。持。下。去。？。這。又。是。值。得。我。們。民。族。關。心。和。急。切。知。道。一。個。很。嚴。重。的。問。題。在。我。們。國。難。期。間。我。們。準。備。着。奮。鬥。的。方。法。大。部。分。是。局。外。人。都。不。知。道。姑。可。不。論。但。看。看。總。理。所。詔。示。的。方。法。是。什。麼。呢。？。我。們。無。妨。來。檢。討。一。下。

總理說：

「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壓迫國民，已經到了不得了的時候，把各姓的宗族團體，先聯合起來，更由宗族團體，結合一個民族的大團體。我們四萬萬人，有了民族的大團體，要抵抗外國人，積極上，自然有辦法。現在所以沒有辦法的原因，是由於沒有團體，有了團體，去抵抗外國人，不是難事。」

總理這段教訓，明明使我們四萬萬人「精誠團結！」「一致對外。」然而我們的團結，是不是做到？團結以後，又是不是對外？——就是和總理所說的有了大團體去抵抗外國人。但是拿我們以往過去的事實來自問，凡國

家的事，往往就很少團結，就是有局部的團結，而又不是對外。這又是我們民族份子終日憂慮和恐懼的地方，以致「鷸蚌相爭」，「漁人得利」。不但不能抵抗外國人。反而爲外國人得到侵略的機會，致使國家民族愈到了不可收拾的局勢，這是事實俱在，無可諱飾，多麼引爲痛心的事啊！

其次說到經濟侵略！除了 總理在民族主義當中所說那些列強經濟侵略的方法，每年約有十二萬萬元的漏卮以外，最近的國難而又添上了走私問題，上面已經說過，去年海關一年的損失就有二萬萬一千多萬，而最近三星期又有六百萬損失速率的增進，依此情勢，若再無有效的方法制止，是更加上我們國亡種滅的速度，這又是多麼可怕，和痛心的事啊！我們現在不問制止的方法收效如何？我們再檢討 總理對外經濟侵略的方法是什麼？

總理說：

「印度便有甘地主張「不合作」，甚麼是不合作呢？就是英國所需要的，印度人不供給。英國人所供給的，印度人不需要。好比英國人需要工

人，印度人便不去和他工作。英國人供給印度許多洋貨。印度人不用他們的洋貨。專用自己的土貨。」

總理因為要杜絕我們國家每年十二萬萬元的漏卮，就有效法印度甘地的決心。用「不合作」的精神和方法，去鼓勵人民，同時訓練同志。不意我們這每年十二萬萬元的漏卮，尙未杜絕，而又繼續着來了什麼走私問題。而這走私的侵略，我們不能運用這種「不合作」的精神去解決呢？這又是我們須應當注意和研究的問題。同時 總理關於整個的解脫我們民族所受的三種壓迫力，而又概括的說：

『用宗族團體做基礎，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，無論外國用什麼兵力，經濟，和人口，來壓迫，我們都不怕他。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大法，在自己先有團體，用三四百個宗族團體，來顧國家，便有辦法，無論對付那一國，都可以抵抗。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：一是積極的，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問題的解決，以與外國奮鬥。二是消極的

：這種方法，就是不合作，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，使外國帝國主義減少作用，以維持民族的地位，挽救民族的滅亡」。

總理看見中國民族受了這樣三種壓迫大力，就訂出這種奮鬥的方法，是在十年之內，來解脫這三種的壓迫。不意領導革命尙未成功，而又增加了所謂國難，在這國難期間，列強原有的三種壓迫力，未能稍除，而又加上一國單獨猛進蠶食鯨吞的三種壓迫力的速率。我覺得 總理召示我們的方法更適合於國難的嚴重性。所謂結起大的民族團體，不但可以抵抗外國人，和解除國難，還可用「不合作」的精神，而減少外國的經濟侵略和作用，同時走私問題，自然銷滅於無形。可以說這樣的方法是我們應付國難唯一的寶貝，換言之，也是我們民族份子，爲國家爲民族應有的態度。和提心弔胆恢復民族地位的唯一捷徑。也就是救我們國家民族危亡的救急注射針。那末我們民族有此法寶，爲什麼不來用呢？和研究運用的方法呢？來緩急應付和拯救我們國難當中民族生死關頭的貧血症。此外似乎無須多作聰明。而坐誤國家民

族前途的一蹶不振。又較之一切商賈手段救國號召，更不可以道里計。足見民族主義，在國難期間，猶之一顆明珠，掩於泥土中，遇見了疾風暴雨，而受風剝雨浸的推殘，更顯出明珠的光輝和寶貴性，希望我們本黨的同志，仍然本此主張，研究些實施方針，赶快猛醒努力。切實去做，用來救亡圖存才好。這樣譬如 總理也說過：

「民族主義這個東西，是國家圖發達，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，中國到今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」。

這又明明是告訴我們，民族主義，確是救國家救民族的寶貝，只因我們自己，不善於運用和寶藏，因此就失掉了這個寶貝。若失掉了這個寶貝，而我們國家民族在此國難的期間，和生死存亡的關頭，怎麼能會渡過呢？這豈不是要步宋明的覆轍嗎？甚至於自己的寶貝，而不善於運用和寶藏，反而為敵人拿去，來制我們的死命，例如曠使冀東的獨立，也說什麼民族自決。分化華北政權，也說什麼民族自治，這都是我們的寶貝，反被敵人搶了去。

用來「以華制華」的制服我們，這又是多麼痛心的事啊！

運用這寶貝的生力軍和先鋒隊，其主力的隊員，就是我們民族當中的智識份子，而尤其是本黨同志。在此國難期間，都有相當的責任，和不偏不卑，主持正義的態度。然後才可以身作則，共同奮鬥。監督一切，勿使民族份子當中，再發現後唐之石敬瑭南宋之秦檜，明末之吳三桂的一流人物，來爲虎作倀的促進我們國家民族的速亡。我們在責任方面，盡了我們的職責，同時在良知方面，尤應當來發揚我們的民族精神。明言之，就是我們的一切言論行爲，要「不爲利誘，不爲勢屈」的，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去奮鬥。就是隨便寫點文章，也不要爲背景和利害來策動，總得拿出太史公文文山這些民族先進的氣概，來發揚民族的特性。來運用民族主義這整個的寶貝。似不宜顧慮環境，做些情感的批評，甚至於顛倒是非，來淆混聽聞，此所謂文人之無品；總理對於「文人無品」，似乎是也有一段訓告，以爲國家民族到了一種特殊環境，這些文人學士，恐怕有點靠不住，往往一倡百合，去爲個人



苟且偷安。

總理說：

「再推想到幾百年前，中國的民族思想完全沒有了，在這幾百年中，中國的書裏頭，簡直是看不出民族主義來，只看見對於滿洲的歌功頌德，什麼深仁厚澤，什麼食毛踐土，從沒有敢說滿洲是什麼東西的。」

這何嘗不是說明「文人無品」，「這種文人的思想，多半是爲個體的適合環境，所謂「適者生存」的定律。因爲生存的緣故，就變本加厲的爲國家民族做些妨礙生存延續和進化的工具，而反造成國亡種滅的原素，即以現在東北的情況而論，九一八前是什麼景象？現在又是什麼景象呢？我在青島的時候，日本輪船，有時自「僞國」帶了些僞滿報紙，我們一看，不但是恢復了滿清帝國幾十年前那樣八股和王道的論調，同時這受歌功頌德的，而又不是滿族旗人了，可是這些執筆的文人呢？何嘗不是我們民國以來的人物。推想到現在的華北景况，又因特殊環境，不知道又造出來多少遷就的輿論。類如

改訂教材，提倡文化合作，不客氣的說；這都是直接和簡接消滅我們的民族思想，我以爲這就是「文人無品」。所以

總理又說：

「當日洪門會中，要反清覆明，爲什麼不把他們的主義，保存在智識階級裏頭呢？爲什麼不做文章來流傳，如太史公所謂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」呢？因爲當時明朝的遺老，看見滿洲開博學鴻詞科，一時有智識有學問的人，差不多，都被收羅去了，便知道那些有智識階級的靠不住，不能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所以要在下流社會中，藏其來，便去結合些會黨。」

這段又可證明智識階級的文人，太不合乎「適者生存」的原則，往往置國家民族前途的不顧，而求個體一時的生存榮譽，就是滿洲入主中國的時候，也是有漢族文人爲之佐治。同時滿清帶兵入關的時候吳三桂又作嚮導，因此滿洲，才慢慢的統有中國，內部若有了這樣的民族份子，這個民族的前途，

怎麼不走入了滅亡的途徑。這是我們最當戒懼的地方。所以我們在此國難期間，如果智識份子（文人）都聯合在一條戰線上，站在一個民族的立場，來立下一個大的志願去奮鬥，挽救我們這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，我想未嘗不可。「矢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」呢？就是敵人想用「以華制華」的手段，而也無所用其技。這是何等的幸祝！

總之我們國家民族，現在外來的三種壓迫力，已經加緊的實施，而形成我們的生死存亡問題。這三種大禍臨頭的急迫，日甚一日。我們熟讀

總

理遺教的民族主義，真是救亡圖存的唯一的法寶。其所涵的精義特點於下：

一、先要使四萬萬人都知道了三件大禍臨頭，是亡國慘禍，中國是難逃於天地之間的。

二、人人都知道大禍臨頭，便去效法困獸猶鬥，就當要奮發起來，和敵人拚一死命。

三、大家準備拼死命的時候，先要由三四百個宗族團體，結合一個民族

的大團體，去抵抗外國人。

四、團結的時候，尤要免去自私自利的思想，而融化在一個救國救民國策之下。精誠團結，一致對外。

五、大的民族已團結好了，對外的國策已確定了，那末無論那一國的三種侵略，都可以抵抗。

六、抵抗的方法積極的，就是振起民族精神，求民權民生的解決，以與外國奮鬥。

七、消極的就是經濟抵制，用「不合作」精神，使外國帝國主義減少作用，以維持民族的地位，挽救民族的滅亡。

八、所有我們民族智識份子，以及本黨同志，都應當運用民族主義這個寶貝，來圖國家發達，種族生存。

九、應當力戒過去之「文人無品」要將這個民族主義寶貝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」。

十、不但是我們可以解脫現在國難一國的軍事佔有，經濟走私，華北的垂危。同時無論那一個國家的侵略，都可以解脫。

如果是我們民族同志，這樣依法去奮鬥，對外自然可以解脫國難，以求國家之獨立平等，而促進於世界大同。對內亦得民族平等的解放，而求民生問題的解決，進而安享人類生活的幸福。那時候我們的國家民族現象，和現在國難時期的現象，來比較比較，其功過程度，千載而後，自有定評。那末我們民族同胞們!! 同志們!! 何不猛醒速起!! 來做一番「起死回生」，「頂天立地」的大事業呢!?



10615-

# 中國國民黨 中央黨部圖書館

---

## 借閱者注意

- A.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
- B.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
- C. 借閱以一星期為限
- D. 滿期之書欲續借者須持書至本館聲明但本館若必要收回時即須交還

57

100-100000

